

安纳布尔纳峰

——首登海拔 8000 米纪实

莫里斯·埃尔佐格 [法国] 著
李国彬 潘志杰 费颐祥 译
江 红 刘保利

奥林匹克出版社

CHINA OLYMPIC PUBLISHING HOUSE

1993 年 6 月

序

在我国举国上下支持北京申办 2000 年奥运会的时候,埃尔佐格先生的《安纳布尔纳峰——首登海拔 8000 米纪实》一书中译本由奥林匹克出版社出版了,这部著作的出版将受到我国读者特别是登山爱好者的欢迎。

莫里斯·埃尔佐格先生是奥林匹克运动的著名活动家,他曾任沙莫尼蒙勃朗(夏蒙尼)市长,喜好登山和滑雪运动。他自 1970 年起担任国际奥委会委员的职务,并曾在国际奥委会的多个委员会中担任委员职务,对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

1950 年埃尔佐格先生率法国登山队登上了喜马拉雅山安纳布尔纳峰,《安纳布尔纳峰——首登海拔 8000 米纪实》一书真实地反映了埃尔佐格和他的朋友们在极端困难而艰苦的条件下征服安纳布尔纳峰的过程,以及登山队员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品质,表现在他们身上“只有在努力冲向顶峰、冲向绝对之时,人才能够战胜自我,实现自我和发现自我”的精神,和那些杰出运动员在奥运会赛场上所表现出来的奥林匹克精神是一致的,值得我国的青少年学习。

中国奥委会主席
何振梁

莫里斯·埃尔佐格答记者问

问：莫里斯·埃尔佐格先生，难道说是你那山里人的秉性不可抗拒，还是在与周围环境的抗争中形成了您富于挑战的性格？

答：两者兼而有之。

我的祖母生于夏莫尼山区，从此，我的家庭从未割断与山的联系。虽然因为上学了我离家外出，但假期一到，我就立即重返山区。一个人暂时与自己心爱之物分开，反而会加强他对它的喜爱之情。我与夏莫尼山区的情感正是如此。在城市里读书，我苦闷得要死；而勃朗峰山脉在我的心目中简直美似天堂，每当我重返山区时都感到一种难以言表的喜悦。当我走进山谷亲眼目睹我喜爱的山峰时，一股暖流便涌上心头。

家庭的传统，我父亲对山区的恋情以及他身体力行攀登阿尔卑斯山的表率，都在我的心中激起了对山区的深厚热爱之情。久而久之，这种情感就变得难以抗拒。当我攀上顶峰时，似乎进入了另一个崭新的世界。那是一个封闭的领地，一片不毛之地，一个无边无垠的矿物世界，美丽绝伦。在这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面前，我似乎又重返孩提时代，它使我充满激情。然而这两种情感又是如此的和谐一致。大自然是如此的不可抗拒，它并没有使我折服相反倒激起我要大显身手的愿望。

问：从事登山运动需要进行长期而严格的训练。您是

如何做到一方面坚持接受高等教育，并担任一项重要职务（您曾任克雷贝尔——科伦布公司的经理），而一方面，又始终未中断您喜爱的体育运动的？

答：登山运动超出了一般体育运动的概念。毫无疑问，登山运动要求良好的体质和体能条件，但它同时还需要精神力量和对美的追求，这两者同时成为登山运动的强大动力，否则登山运动则成为无本之木了。

这种见解并非是纯学术性，而是为了更深刻地阐明什么是登山运动。为了回答您的问题，我想说明的是，我那些居住在山里的同伴们登山成绩十分优秀也并不比我训练得更好，他们同样有各自的职业。当天气好时，我就会赶到山里去，特别是我上学的那段时间尤其如此。然而，在我进入企业界后，难度就增大了。但我精心选择休假的时间，选择那些气象条件最有利于登山的时节休假。同时，我在登山时，十分严格地遵循技术上循序渐进的原则，从而使自己充分了解自己的能力，有的放矢地制订训练计划。经验告诉我，事实上我并没有因为暂时远离山区而影响我完成训练任务。

问：在您的书的开头，您这样介绍您的登山队：“他们都是硬骨头”，他们都证明了自己是个性鲜明的男子汉。您能否具体谈谈他们的品行？

答：称我的同伴们是“硬骨头”一点也不过份。正如，在战争时期，人们称那些军团的士兵和伞兵们是些“狠心的孩子们”一样。

讲到我的这些朋友的人品，我要向他们致以敬意，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番英雄业绩。即便他们当

中有些人不得不过早地中断登山生涯,如路易斯·拉什纳尔。利奥奈尔·特拉依、约翰·库兹和乌多医生,但他们仍然继续赢得荣誉。当然,他们的强烈的个性并非没有给有幸领导他们的我带来一些困难。对全队人员心理特征进行认真研究,对安纳布尔纳登山队来说仍然是十分必要的。全队人员的不同素质凝聚在一起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克服了各种各样的,甚至战胜了超乎凡人所能忍耐的灾难。

问:在我们当今时代,通过广告宣传,制造了各式各样的明星,诸如体育明星,文艺明星,文学明星。当人们提起《安纳布尔纳峰》时,就立即联想到《莫里斯·埃尔佐格》。公众的这种联想使您感到为难吗?您在书中谦虚地向人们解释说,这次登山活动有成功取决于全体队员的完美的协调一致。那么,您是否有时感到有些压力,因为人们把您个人作为这次冒险活动的唯一象征?

答:我不是这次冒险活动的唯一象征。路易斯·拉什纳尔、约翰·库兹、利奥奈尔·特拉依、加斯东·雷布法(玛尔塞尔·沙兹没有继续其登山生活,所以他的名字不太被人知道)这些名字人们都相当熟悉。我想,人们都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次登山活动中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因此,我并不感到有什么压力,人们常把我的名字与安纳布尔纳峰联系在一起,因为很自然,我曾在这次登山活动的队长。

问:我们这些外行人常听说有“高山反应”,但并未真正理解它的内涵。您可以具体解释一下这种病状的情况吗?何时和怎样开始出现这种不适,它的表现是什么?

答：“高山反应”是指对高原地势的不适应，身体器官突然处于空气稀薄的状态下，而感到的一种生理上的不适。众所周知，在海拔8000米的高度，空气比正常高度稀少三倍，（我听说，那里仅为海平面空气密度的三分之一）。为了克服急剧缺少空气的状况，就要加速呼吸器官的工作频率，但收效甚微……这种生理器官无望的努力和无效的结果使人产生的不适即被称为“高山反应症”。这种症状的特点是：头痛、心跳加速两至三倍，食欲不振、视觉模糊、两眼发沉、思想不能集中，不可抗拒的昏昏欲睡，对时间概念失去分辨能力。

适应的办法是要增加红血球的数量，但这需要时间。

问：您担任青年体育国务秘书这一官方职务使您无法从事重大的登山活动。那么，您是否感到特别思念高海拔？您曾多次证明和表现的这种旺盛的精力，现在是否被转移到它什么体育活动中呢？

答：在过去的七年当中，我先担任高级专员，后来又担任国务秘书。现在，我已离开了政府部门。这时我意识到，我是多么热衷于这些职务，而且为工作殚精竭虑。我经常寻找各种理由重返故乡，但无法挤出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登山活动。然而在开始阶段，我还是可以和几位亲密的朋友以及我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搞些传统的登山活动。

我说过，其它任何体育活动都不能与登山运动相媲美。在这方面，没有什么其它活动可以取而代之。

只要条件允许，我可以滑雪、打猎、驾驶飞

机……

问：在我们向您提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获悉您的伙伴和朋友利奥奈尔·特拉依意外死亡。他的去世一定使您十分悲痛，如果您不认为我的要求过份的话，您能否向我介绍一下他是怎样的一个人，以及他的一生和他的去世能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人带来什么样的启迪？今天的人们生活在苦恼之中，经常找不到实现和谐人生的方式。

答：利奥奈尔·特拉依不仅仅是个伙伴，而是一位朋友。他的意外去世，使我感到极大的悲痛。从那以后，我十分想念他，尽管过去我们也并不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经常见面。

我们的私人关系十分特殊，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我们相互间行为的方式应随外部环境的不同而有所变化。结果有时非常滑稽可笑。无论是在我的办公室里，还是在一些正式活动中见面，他和我讲话的口气和内容就如同我们在高山的营地或在冰川洞穴内一样。

他曾多次证明，他有着过人的勇气、令人吃惊的感受力和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日常生活中，他直来直去，从不拐弯抹角，总是朝着他认为最好的、最高的方向前进。他待人真诚、慷慨大度，这一点众人皆知。在艰苦困难的环境中，他不仅救过我的命，更从精神上挽救过我，帮助我重新投入生活。

对我来说，利奥奈尔·特拉依是一位英雄。我希望别人也同意我的观点。

问：我们生活的时代是艰苦的、无情的，它不允许个人有时间去寻找、发现自己。然而，您是否认为，人最

终是自己生活的唯一主人，只有他能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您认为，人生来就是强者，还是后来成为强者？
答：这个问题十分微妙。事实上，我们可以假设有神的干预、决定论或宿命论。虽然我们一开始就指出了这一点，但是我认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人仍然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来自社会、父母及教师的教育，生活的实践以及自身的丰富经验，克服所遇到的困难，这些都有助于个人的成功。

这并非无视能力的重要性，我十分重视人所具有的品质。我总是根据某人的能力来判断他的优点和长处。我经常发现，过份强调天份实际上限制了人才本身。先天条件不足者，经过努力也可以成功。现在失利，最终也可以获胜。我总是非常赞赏那些成功的伤残者，自学成才者，自学者……总而言之，所有那些奋斗者，那些尽管有弱点和缺陷，而最终能自我适应并由于后天的努力而成为强者的人们。

问：利奥奈尔·特拉依写的那本书的名字叫《没有回报的斗士》。书名本身就反映了他勤于努力的个性。您能否谈谈您对这种无私奉献行为的看法？您是否认为“人只有在其克服困难的过程中才更好地发现自我”？

答：我喜欢利奥奈尔·特拉依的这本书的名字。但是，它会带来一些误解。格拉塞除了出版还喜欢写作，有一天他这样写道“爱情从来不是无偿的。”如果人生得不到充实，又怎么谈得上爱情？只有虚无才是无偿的。一个举动，一个行为，一种活动，只要人们认真专心去做，那么它将不会是无益的。一种理想会结出丰硕的成果。

毫无疑问，登山活动表面上并非服务于其他人们。然而，征服那些不为人知的山峰将激发人类对它的好奇心。它并不带来荣誉，进步和任何形式的新奇。查尔斯·林德博格曾是现代航空的先驱，阿兰·孟巴尔是人类的造福者，保尔——埃米尔·维可多是极地开发科学的先驱。

登山运动员既不是先驱，也不是造福者，也不是先导。表面看来，他们毫无作用。这正是利奥奈尔·特拉依所要讲述的。难道一种理想在暂时不为人们认识时就不高贵吗？我认为，没有比在生命的长河中能驾驭自己更富有意义了。同样，没有比自我实现的榜样更具鼓励人生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我敢于在我的书的结尾写下这样的话：“在人们的生活之中，尚有其它的安纳布尔纳峰”。

问：基利·莫尔涅最近说，提起利奥奈尔·特拉依以及所有迷恋登山的人们，“从通常人们赋予哲学家这个词的含义来说，他们不是哲学家，但是他们指挥着自己的整个血肉之躯去和形而上学抗争，实际上，是与自我进行抗争。他们不是哲学家，但是他们懂得如何在人这个动物谜一般的本质中，认识自我并且超越自我。他的观点与圣·埃苏贝利相同，但他增加了哲学的思想，为此，我们希望听听您对这一思想的阐述。

答：我认为，没有一位登山运动员是实际上的哲学家。一个人为了实现自我而去冒生命危险，实现值越高，危险就越大。这时，他自然会向自己提出问题，否则，他就是一个白痴，傻瓜或疯子，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是位伟大的登山者。一个伟大的登山者应不

断地向自己提出问题,无论是在登山之前还是在过程中,以及登山结束之后。基本问题是,我是否有权用我的生命去冒险?如果可以,那从可以冒险到何种程度?如果他不问这类问题,他同样也不可能是一位伟大的登山者。我觉得精神支柱应该是一种爱好的重要源泉。

还有,当危险威胁着你并使你感到害怕时,你要考虑这样的问题:我为什么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这样的险?难道是为了发现自我和战胜自我?还是一种爱的行为或者是一种神圣的奉献?如果他不提这些问题,他仍然不会是一位伟大的登山者。但如果这位登山者热衷于故弄玄虚的思辨,并试图证明任何不经过这种思辨的行动都是疯狂的不理智的,那么我担心,读者在阅读这些冗长的说教时会感到何等乏味的乏味和无聊。

问:当您登上海拔 8075 米的安纳布尔纳峰顶时,您充满感情地写道:“突然不可思议地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实现了自我。我激动得透不过气来。我从没感受到如此巨大而纯净的喜悦。”是否可以说,这时是您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之一?

答:顶峰仅仅是胜利的物质体现。

仅此而已。

然而,在这一象征背后的意义则是明确的:战胜魔鬼的神话,克服了自我恐惧,通过战胜死亡的考验认识人生,组织并实现了胜利,这一切都同时显示出来,如果可以像天主教堂的神父们所说的那样。我的战友们以及和我们一起奋斗在山谷和平原的人们,这时都感到极大的满足,因为是我们用铁镐开垦了

这片处女地。

这种满足是令人不安的，我知道那些未做出努力者是难以理解的。

问：“这个洞穴难道不是最美丽的吗？我既没有痛苦，也没有遗憾，我将含笑死去。”在那个特定的时刻，您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面临死亡的挑战。您冥冥中的这种抒情诗般的表白，是真的发自内心吗？现在，您还能够回忆起当时脱险的感受以及您当时的冷静吗？

答：当时我认为肯定要死去了，哪里还谈得上抒情。在当时的状况下，我处于令人迷茫的矛盾之中：整个身体都陷下去，一直到动弹不了，死亡将很快来临。另一方面，几乎无望的脱险的可能又使我保持极大的清醒。我“看到”自己被压在一个巨大的冰块下面。

是这巨大的重物击倒了我。我将幸福地死去，我前面所述及的使命已经毫无顾忌，因而我幸福地笑了，这笑容美好动人，发自内心。这时我的印象是感受到了信念。如果用句毫不夸张而又毫不含糊其词的话来表达，我确信，我当时的笑是神秘的。

问：在当时那种难以忍受的艰苦条件下，您经受了各种身体上的折磨，肢体不断地被一点点截去，对此您是否还有准确的记忆？或者说，不知这样说是否确切，人是可以忘掉痛苦的，即便这种痛苦曾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答：当痛苦超过一定限度时，它将变得难以忘却，因为这种痛苦会不断从精神上刺激你的肌体。对那些精神健康，内心平衡的人来说，我指的是那些既非受虐狂也非幻想狂的正常人，对痛苦的记忆会逐渐淡

化消失。沸腾的生活抚平了旧日的伤痕,然而,这些考验使我得以认识世界,了解人类……和我自己。因此,我有时会庆幸自己经受过这许多的痛苦。人们只看到我的肢体失去了什么,而我知道我自己赢得了什么。

问:您最推崇的人性的优点是什么?其中哪个是您认为至关重要的。

答:我认为有两个优点是我最推崇的,即真实和慷慨,而后者是我认为最重要的。

做一个真正的人是最难的了。为此,他应具备谦虚的品质,这往往是多数常人所做不到的。为做一个真正的人,就要在世上和社会中完全体现他的人格。真实则是保护你的一道围墙,是指引你的向导,是你热爱周围人们的证明。

慷慨是你设身处地为你热爱的人们着想的能力。善意一般讲是被动的。慷慨则是付诸行动的善意。我们应该做到助人为乐和充满热情。

的确,慷慨是人类最伟大的优点。

问:在书中,您谈及“羞耻的惧怕心理。”您是否认为惧怕都是羞耻的?那么,您又是如何评价意志薄弱者?人们应该批评他们,指责他们,还是帮助他们?

答:有高尚的恐惧,也有羞耻的惧怕,就如同在有些情况下,人的品行有高尚和懦弱之分一样。

印象可能是同样的,然而它取决于人们用什么方式去征服恐惧。高尚的恐惧是可以承认并且可以理解的,而羞耻的惧怕是指它没有理由存在,或者说它是由于一种懦弱的精神状态才出现的惧怕心理。懦弱的产生是在我们能触犯了道德的基本准则的时

候。如果我们坚定地遵守这些准则，即便产生了恐惧，它也是高尚的。

最勇敢的人也经常有恐惧感。否则，他就成一个没有意识的人了。当一个行动不是为了碰运气，而是一种有明确意识的行动，就可以说这种行动是光辉的。

我对意志薄弱者无好感。应该批评他们、指责他们并且帮助他们。

问：您写到，“我感到状态极佳，我认为实现了我自身最完美的平衡。”同时，您又问自己：“这难道就是幸福吗？”您是否已经找到了这个问题的答案？幸福是什么？

答：毋庸置疑，幸福对我来说本质上是主观性的，它取决于人的身体平衡和精神平衡。当然，如果周围环境对我们十分“有利”，这种平衡将更加完美。

如同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尼可玛可斯编）^①一书中深刻阐明的那样：不管柏里亚^②多么富于智慧，但在特洛亚失陷后，他不会感到幸福。所以，幸福应该包括拥有自己的故乡、家庭、舒适和朋友。这些一部分靠运气，但同样需要意志。

幸福首先是指像司汤达作品中的主人公们那样对竞争的渴望。

① 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一书，是他死后由其子尼可玛可斯编纂的。——译者

② 特洛亚的末代国王。在特洛亚陷落时，他目击最后一个儿子波利忒斯为涅俄普托勒摩斯所杀。他试图报杀子之仇，结果也死在涅俄普托勒摩斯手中。在古代，他的名字成了表示饱经沧桑者的普通名词。——译者

献给吕西安·德维斯
他曾是我们中的一员

序

时间的推移只会增加征服安纳布尔纳山峰在世界上引起的反响。的确，这曾是当代最重要的登山探险之一，也是最高尚的经历之一。

经过长期的艰苦努力和大大小小的成功，莫里斯·埃尔佐格和他的同伴们不仅征服了人类所达到的最高山峰，而且登上了第一座海拔 8000 米的山峰，地球上最高的山峰之一。

他们在一个不为世人所知的地区一举获得成功，他们创造了一个被最内行的喜马拉雅人称之为不可想象的奇迹。弗朗克·斯米兹，一个已故的伟大登山家（英国），曾参加过 5 次攀登喜马拉雅山的探险，他征服了卡麦特峰，还登上了海拔 8500 米的珠穆朗玛峰侧坡。他毫不犹豫地写道：“攀登喜马拉雅山是如此之艰难，它的 12 座山峰任何一个登山队都绝不可能一次就登顶成功。”

然而在 1950 年，人们终于成功地登上了安纳布尔纳峰顶。

这次喜马拉雅山探险的成功，是登山队全体队员共同的胜利。他们虽然岗位各异，所遇环境条件艰苦程度不同，但每一个人都无愧于人们对他们的信任和期望，他们倾其所能，竭尽全力，把两位伤员安全送回地面。当然，人们也确信无比，这次探险的胜利首先应该归功于这个登山队的队长。

他的同伴们，出于对他的热爱，甚至是崇拜，首先确认了队长的预见之正确。

并非是喜马拉雅山探险才向我们展示了莫里斯·埃尔佐格,因为他的过去已使我们相信,这次攀登由他来领导是最恰当不过的,同时,这也为他提供了一个成为在极端困难而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次重大攀登探险活动的灵魂。

他表现出了人的何种品质啊!

他的智慧和性格为他打开了许多可发挥作用的领域。他对生活的悠然自得的态度使他能够接受玛拉梅的诗歌以及巴斯卡的《思想》。无论是在他的公司的办公室里还是在勃朗峰的意大利山岭上,他都能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他的亲切随和赢得了所有人的好感,但在必要时,这又不影响他作出果断的决策和对人作出明确的评价。明智的判断驾驭着他那光彩夺目的活力。

事实胜于任何言词。

在整个登山活动中,他都表现出极好的体质,甚至超过了被誉为登山队“火车头”、谁也难于匹敌的利奥奈尔·特拉依和路易斯·拉什纳尔。他那出色的体质也是他决心的体现,和必胜的信念的表现。而且,他把这种决心和信念传递给了我们每一个人。

他身先士卒,承担最艰苦的任务,为同伴们树立了榜样。他永往直前,从不退缩,终于获得了胜利。

漫长的通往顶峰的最后阶段真实地印证了他的决策判断和决心。建立第六个营地本来很平常,但莫里斯准确地把握机会,向顶峰突击,功绩不可磨灭,当时那怕再拖一天,恐怕就会前功尽弃。

人们知道命运的威力,莫里斯面对挑战表现出非凡的胆识的坚韧,这也许比登顶本身更令人赞叹。

他对同伴充满了神圣的友爱,这是一种高尚的情操:从雪山裂缝中脱险时,他的第一个动作是为了其他人,他的第一句

话是请求人们放弃他以营救其他同伴们。

几次从季风期的洪水下死里逃生，接连不断的手术，数月之久的卧床不起，忍受了各种各样的痛苦，他终于走出了困境，又重新站了起来。他的思维更加敏捷，更加细致，更加纯净了。他使我们惊异，让我们兴奋。他又重新走向生活，走向新的开始。他看上去那么完美，因为他本身就十全十美。

放在我们面前的这本书，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成功，它是心灵和智慧的结晶。

它不同于任何其它的书，它的结构像一部小说，但它是真实的记叙，是一个微妙的、难以捕捉而又难以表述的真实的故事。它用亲切的语调，直接的方式，同人们描述了每一件事，每一个人，它是一个震撼人心的真实的存在。

这是头一次，我们也变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的一员，我们与队长以及他的战友们肩并肩一起攀登。亲爱的莫里斯，你的书将引导我们大家一直登上顶峰，去感受那难以描述的探险经历。

在阅读这本书时，没有人能不被打动。全书回荡着震撼人心的激情，充满了浓浓的人情味，表现了多么坚强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

感谢人们能够理解，勇士也有胆怯的时候。否则，精神的活动将化为乌有。当个人汇入整个世界的时候，勇敢和胆识将会完全表现出来。

岩石和冰川熠熠生辉，魅力无穷的山峦世界催人奋进。它们体现了无限，但又不是无限。我们所达到的高度只能给予我们自己带来的东西。

登山运动是一种表达方式。证明这一点的正是那些登山者，那些英雄和神圣的人。

最根本的是，所有的人都和我们一样，感到要向安纳布尔